

春分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写道：“春分者，阴阳相得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地球昼夜几乎相等，黑与白平分天空的一半一半。也正是这平分，达成了寒与暑巧妙的平衡，人们脱下冬装，出门踏青，把轻快的愉悦点缀在风筝的每一次俯冲与翱翔。

太白湖畔

地上的看春人

春分到了，太阳离我们更近，白天和黑夜一样长，日照更充裕，阳光也更温和了，大地上的气温节节攀升。天空变得瓦蓝瓦蓝的，漂浮着朵朵轻盈的白云。春风拂面，暖暖的，春天真正地来了，来到人们艳丽的怀抱中。冬天生长的麦子，在春分过后，倏地长高了身板，麦地变得青翠。“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人们乘着春雨施肥助长，似乎看到了盛夏一片片金黄的波浪。

这时节，河边的柳树是最美的，抽出了千万条柔韧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南来北往的人，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春天的诗画。

这时节，草也在疯长着，将醒来的大地填满。举目望去，一片青郁，各色各样的花儿点缀其间。就有了小孩子们在草地上的奔跑嬉戏，有了放飞高高的风筝，还有了一起看绿叶、摘野花的人……

这时节，杏树花、桃树花、梨树花次第开放，把春天的枝头扮得姹紫嫣红。“老树着花无丑枝”，这些果树一年一年，从春到秋，开了鲜花，挂了果实，苍老黯淡的树身藏着无尽的生命力。

这时节，河水暖和了。“春江水平鸭先知”，鸭子下水了，白鹅也下水了，成群结队在水里嬉戏、觅食，宽阔的水面再也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小巧的水鸟，三三两两站在河面的水草上，你来不及看，它就潜入了水底……

春分看春，如梦如幻。

游目骋怀

谁喊了蝴蝶

立雪

正想着桃花  
梨花就等不及了，硬是在眼皮底下  
让一座山  
把所有的蝴蝶喊走了

鸟鸣站了起来，都换上白色的衣裳  
春光来不及闭眼  
就被瞳孔，一朵一朵地剪碎

此时，我希望有风来临  
把眼前美景  
分一半给我前世，再交给今生

春分

鲁亚光

麦动在中春，高莺碧宇巡。  
风斜杨柳翠，雨细菜花新。  
草长莺飞节，丰耕沃壤晨。  
寻踪郊野外，俱是用情人。

抒怀

孔凡振

晨昏相半暑寒均，农事新营阡陌新。  
极目春华梦秋穡，乾坤不负力耕人。

手心与手背

杨冉

白天与黑夜  
握手言和  
旗鼓相当  
一片时光的  
叶子  
手心与手背  
完美重叠  
朗润的山  
荡漾波里  
阳光抚摸着  
大地的毛茸  
开始舒展  
草色青青  
花儿吐蕊  
蜂来蝶往  
莺声燕语落

东山小鲁

一半一半寒与暑

仇进才

春分后，雨水多了，江南地区进入桃花汛。虽以桃花为名，却没有桃花的娇艳和柔美，反而是摧花的狂风骤雨。

曾在壶口瀑布观赏桃花汛，千军齐发，万马奔腾，山壁之间白练横飞，或许东坡至此也会湫湫之茫然。这是山河对壮美的诠释，把一半的恬静留给了两岸的山桃花，而把春天按捺不住的另一半激情留给黄河，飞泻而下，撞出滚滚雷音，仿佛立志的宣言。

此时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却时常陷入春旱的困境。山喝不到水，土不再紧致，裂开一道道伤口。虽然都是靠天吃饭，但老天对人间旱涝并不放在心上。若能

母亲打电话要我带着孩子去吃春菜，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母亲说：“春碧蒿，不记得啦？”我恍然大悟，春分了。立刻便想起朴素的老家和久远的少时，想起那首童谣：“春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田野埂头那细细的棵，巴掌长短的春碧蒿，就梦一般牵引着我。

回家的路上，雨后的油菜分明在拔节，嫩黄与暗青分着时令。麦苗是另一色的绿，容不得田畦之中还有土的颜色抢了风头。倒是柳树高风亮节，立于河堤自成阵线，不遮田地的春色，也不挡河水的烟波，只让柳条挂满珍珠般的叶蕾。

“溪边风物已春分”，我忽然觉得，这是春天最美的时节，站在埂上，立于田下，宛若留连于古人的诗书。“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梁双燕栖”。



农谚说“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春分亦是传统节日，太阳糕、驴打滚那些时令里吃的，就上市了。

我的家乡在川西平原，家乡人有做春分馍馍的习俗，要一直做到清明节。春分馍馍又叫做棉花草馍馍，离不开棉花草。那是家乡的野菜，叶片上白色的细绒毛，极像棉花

风调雨顺整个春天，雨也南北一半一半，那就是农民的福音了。而三月的美好的心愿和祝福，也就稳稳地立站在了春天的笔画之上。

想到春分，就想起了张碧晨的歌《一半一半》。春分用柳条蘸水，在林间泼墨一片芳菲。烂漫的桃花丛中，心头被浸润，渲染出爱的浮想。可惜一路走来，从桃园的人口到出口，二十多年依旧孑然一身。“乐观悲观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看着办”。花有花期，春天会开，但缘分没有节律，如一颗埋在地下种子，没有人能够预言它的能否发芽，无论春雨还是蚯蚓，都不能勉强。无论尽头是繁花还是荒芜，都只能期待。

南荷北佛

溪边风物

张恒

桃花快要开了，村口那一片桃林闺中待嫁。羞羞答答的花蕾，多想有人揭开她的盖头。

村口一堆人，在玩竖鸡蛋的游戏。圆滚滚的鸡蛋，没棱没角怎么竖起来？道理很简单，春分时节，南北半球昼夜一样长，地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相对平衡，有利于物体站立。

母亲已老远就看到我，手里端着一钵子春菜。多少年了，母亲一直把“春分吃春菜”的习俗端在手里。母亲端着的，是自古以来

流年

棉花草馍馍

黄艳梅

的银丝。母亲做春分馍馍很是尽心，一大清早，就带我去去采沟边田坎带着晨露的棉花草，回家母亲选出最嫩的那段，用清水洗干净，再用开水焯一遍，挤干剁成细末，与糯米粉掺在一起加水拌匀。雪白的糯米粉，被草的淡绿浸透，如一团碧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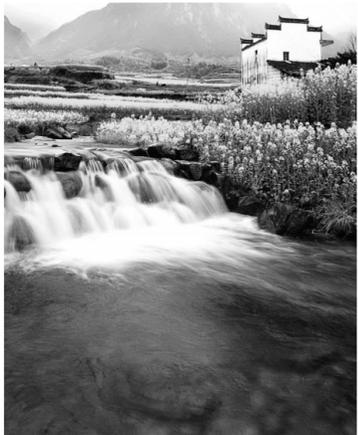
面和好了，母亲擀成一张张圆的面皮，包上香油、猪肉、豆干、芽菜的馅。有的人家喜欢做甜的春分馍馍，馅是花生仁、芝麻、桂

花、糖拌以熟猪油。

春分馍馍上笼前，要在馍馍外面包一层洗净的柑橘叶，免得馍馍粘在蒸笼上。柑橘叶子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渗入馍馍，别具风味。蒸熟了通体晶莹，用筷子夹起一个滚烫的春分馍馍，撕去柑橘叶，小心翼翼咬一口，柑橘叶浓郁的幽香与棉花草淡雅的清香交汇，糯米的稻香与猪肉的醇香混合，妙不可言。

母亲每次蒸的春分馍馍，刚好够全家人吃一餐。春分馍馍不能久放，冷了之后就硬硬实，吃起来口感差一些，也不易消化。

前两天，收到了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一盒春分馍馍。母亲说，我找不到她做的、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春分馍馍，这是她心头的一件事，只能寄一盒放凉了了的春分馍馍了。母亲七十岁了，还念念不忘我喜吃春分馍馍，寄来的馍馍是冷冰冰的，母亲爱我的心从来都是热的。



飘舞歌如潮，人欢马叫抒情豪”的会战，说笑着缓步而行。逛到会战指挥部旧址，张哥突然停下了，转过身对我说：“当年，组织那场大会战的老领导、老同志，先后过世了。”他停了一下，感慨道：“如果今天他们能健在，一起在这里转一转，看一看，多开心啊。”

约摸三个多小时，我们逛遍了大洼内的沟沟坎坎，看遍了洼内的一草一木。回到遇见的地方，向着鲤鱼洼俯瞰而去。

一条条林网房，法桐、南栎、国槐正抽芽吐翠，无数的麻雀在跳跃。紧靠堤岸，是一片广玉兰花圃，朵朵碗大的花朵尽情绽放，无数的蜜蜂儿在飞舞。树下，几位农家女在说笑着割草，一如那些蜜蜂儿在快乐地劳作……



张哥突然感慨道：“鲤鱼洼今天的风景，是对当年乡亲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辛勤付出的回报啊！”

“是啊”，我说：“没有当年的苦干、实干、拼命干打下的基础，哪有今天的好年景啊。这就是‘刮下春风望秋雨’啊。”

大堤上，交织着当年的场景和我们春分时节的话。

老牛接着拉动木耙，秧田被拉得平平展展。父亲这才轻嘘一口气，把老牛枷索放开，拴住一棵树。老牛就地趴下，舒服地喘几口粗气，伸出舌头卷起饲料，慢慢地咀嚼和享受。

父亲蹲在老牛旁边，掂着卷起的叶子烟，一股浓浓的烟雾喷出，呛得父亲有些咳嗽。

重新套好老牛，父亲扶耒播下豆种，然后盖上地膜，让播好的豆种有足够的温度。

地膜闪着一道道白光，映在父亲饱经风霜的脸上。父亲盯着心爱的秧田，开心地笑着轻轻颌首。

父亲已经老了，可是不愿意享清福，他舍不得那亲如兄弟的土地，丢不下那些喂养的家畜。

仿佛不到倒下的那一刻，父亲是停下不耕种脚步。我瞬间明白了一切，种地就是庄稼人的本分和追求。

泉之林

耕种的脚步

耿庆鲁

催，苍老的父亲坐不住了，牵着老牛走向地头。

一场淅沥的春雨，已把青翠的田野染得葱郁。田边的小溪流水淙淙，溪边的柳树上有翠鸟逗留。

初升的太阳，闪着鲜红的脸盘，从云端探出头来，红霞撒满父亲的衣袖。

老牛拉着犁铧，悠闲地甩着尾巴，显得轻松而自然，父亲踟蹰着脚步跟在老牛后。

翻出的泥土，被犁铧得光洁闪亮，在父亲的身后自然成行，排得整齐而有步骤。

李南每次见我，先涕泪双流，再喋喋不休。不是和丈夫吵了架，孩子不听话，就是丈夫工资低，自己在的厂里效益差，还有些陈年旧事也要说上几遍。她把这一切归结于娘家的平凡，父母的卑微，自己无法选择的出身……

李南是伯父的大女儿，比我大五岁。伯父在外地煤矿，一年最多回家两趟。大娘在家种着三亩地，抚养四个孩子，还要照顾公婆，过得不易。

李南从小体弱，一绺玉米须似的头发，看着就让人心酸，加上三天两头生病，弱不禁风的样子，大娘从心底心疼。有口好吃的，躲着那几个孩子先给她。

李南却聪明，一直成绩很好，年年拿回奖状，让弟弟妹妹自愧不如。考入高中后，因为家远，大娘给她办了住校，牙缝里省出的钱买了新被褥新书包，新衣裳新鞋子，又添了两条漂亮围巾。

两个弟弟李东、李西，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去外地当学徒。妹妹李北老实本分，心疼母亲，上了半年高中，就进了乡里的绣花厂，挣了钱全部交给母亲。

李南总是向大娘要钱，今天买衣服，明天换鞋子，后天同学过生日。大娘要撑，一人撑着全家，样样活都不打怵。农闲就跟着村里的男人上山打石头，下河捞沙子，帮盖房子的搬砖头和水泥，但凡能挣点钱的活，五毛也知足。

李南半月回家，大娘都忙得脚不沾地，把攒的钱拿出来，买面买肉买鱼。李南什么都不做，睡到晌午，喊几遍才起床吃饭，大娘就在院子里用力搓洗她带回的脏衣服。

返校前，大娘烙好二十个面饼，煮上十个鸡蛋，炖上几块肉，炸上几块鱼，用塑料袋和罐头瓶装好，放进李南的布包，再把口袋里的钱塞到手里。大娘对自己省，李南吃喝穿戴像城里的学生一样。

让大娘没想到，李南不但没考上大学，连中专也没考上。让她复读却死活不肯，搬着铺盖就回来了。在家不下地，家务也不伸手，不是睡懒觉，就是要了钱花枝招展的乱逛。

大娘说：“咱是庄户人，要学着种地做饭，会做棉衣棉鞋，会缝被褥，等过了二十再寻个婆家，生儿育女的过日子……”话还没说完，李南就瞪圆了眼，扯着嗓子嚷起来：“这是农村赖婆娘的事，我才不干哩！我要去南方打工，我有文化，可干的事多着呢！”要强的大娘觉得，那张脸突地陌生了，从心底里慌慌，想给丈夫写信，终究也没写，不能给他心上压这块石头。就这样，李南走了，留下大娘眼泪汪汪地独自叹气。

李南到了南方，干过工厂，做过销售，学过美容，也当过服务员、清洁工，哪个都干不长。不是嫌苦嫌累，就是嫌钱少，人少的地方嫌冷清，人多的地方嫌吵闹，每个工作干不了几个月甩手就甩人。

五年过去了，一起来的同学有的成了合同工，有的攒了不少钱，有的自己创业当了老板，还有的自考拿了各种资格证。唯有她，好吃懒做，身无所长，不但没积蓄，还隔三差五地借钱，又总借不还，人都疏远了，慢慢断了往来。

李南就用五花八门的理由，让家里寄钱。大娘虽苦，又怕她在外面吃亏遭罪，省吃俭用攒的钱一次次寄给她。李南实在过不下去了，悻悻地回了老家。伯父也从矿上退休回来，听大娘说了李南的事，气得脸铁青，拳头把桌子砸得咚咚响，只恨多年不在家，少了管教。

有媒人上门提亲了，男方名叫林志远，外贸公司工人，不在意李南农村户口，说可以帮李南从城里找工作，将来也在城里安家。看着李南心花怒放的样子，伯父说：“成家过日子，人品最重要，别急着点头，好好了解一下再说。”李南被林志远的英俊潇洒吸引着，哪听得进父母的话，半年后竟有了身孕，婚事只得摆上桌面。

林志远和李南在城里选了一套房子，房款八万。在八十年代，八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林志远的父母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买房双方都要拿钱，每家出四万。如果不拿房钱，所有的家具物品就要全包。大娘和伯父一合计，顿时傻了眼。李南催着他们赶紧想办法。大娘和伯父看着二十三岁的李南，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尽管心中有气，还是借遍了亲戚，凑齐了四万。

婚后李南，大半年还算风平浪静。第二年，两人开始吵架，小吵小闹，鸡飞狗跳。谁都不愿洗衣做饭看孩子，家里又脏又乱，一片狼藉。

大娘和伯父给李南打电话，她敷衍几句就挂。弟弟妹妹的电话，她根本不接，唯恐农村人添麻烦。大娘伯父心疼外孙，买了东西进城去看，李南看都不看一眼，林志远更是爱理不理。第二天一早，李南就让他们带着拿来的东西回家，临出门说：“没事别总打电话，也别往城里跑，有事就找你们！”

老两口长吁短叹回到家，伯父一边用手捶头一边说：“常言说，养儿方知报娘恩，她也是当娘的人了，怎么这样对待爹娘！良心让狗吃了？”这个林志远就是个驴粪蛋子，外光里不光！天生的混蛋！”

大娘流泪了，“都说天下父母疼小兒，小二小三小四没让咱操心这么多心，这仨孩子对咱都很孝敬。这些年在她身上操持最多，就差没搭上老命了，到头来……”

婶娘伤心得说不下去了，哆哆嗦嗦拿出个本子，满满的为李南花销四处借钱的记录。本子的反面，是记的两个儿子和小女儿一次次给他们钱，这些钱也都因为一个个催要电话进了李南的口袋。

李南到南方后，让家里寄去两千元钱，说自己的衣服都土得掉渣，要买新的。大娘犹豫再三，从柜底拿出一张存单，那是伯父积攒的工资，在信用社存了五年定期。伯父再三交代大娘，这张存单的利息是三百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提前支取。大娘还是顶着寒风，走了二十里山路，赶到镇上把钱取了。看着大娘被风吹乱的头发，冻得紫红的脸颊，看着那张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存单，信用社的营业员都惋惜……

为了凑齐四万元婚房款，家里借遍了亲戚仍然不够。伯父把珍藏多年的书都搬出来，装了满满两大纸箱，用自行车驮着，骑了一百三十多里路，赶到城里的旧书市场，每本五元全部卖了。

当伯父看那一本书被买走，尤其是那本《我的父亲》，被一个教师模样的人捧着渐渐走远了，他的心一瞬间被掏空，眼睛里满是泪水。那本书上，有他边读边做的标注，有他的双手无数次抚摸留下的痕迹，有他温暖而深情的目光……

东文西武

不应有恨

刘琴